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

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眾關出犇枋頭侍中王鑒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培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

符氏以南安雷弱兒為將軍領左將軍領左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郎氏酋毛貴為單于輔再閔石祗方相持中原關中基業已固然後車之既而秋因宴鳩洪欲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

幸為賢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
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
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
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
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關西夷夏皆
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
為河內太守戍温牛夷為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
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
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
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略陽梁安
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
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眾而西以魚
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
雄帥眾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
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
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眾隨雄而
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為征虜
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
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
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氏
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眾
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

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九月苻菁與張
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
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韓司竹 十一月甲
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
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
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
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
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
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主邪且晉使未返
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
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
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為
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彊氏為天王后子萇為
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靚為長樂公方為
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公桐為
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苻雄為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
海公苻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
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楞
為左僕射王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彊平
為大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伯周健

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

三月

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

三百九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五十三

秦紀

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瑯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十一年秦淮南王苻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

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平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犇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

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爲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仗

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爲之羽翼也爲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乙酉健卒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

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大尉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魏王廋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

四月一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五十五

張榮

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命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誨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梁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且死矣遂以憂卒

冬十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十二月秦丞相雷卯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執

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心
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
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
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
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
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彊
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
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
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今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
榮與彊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

四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六

通鑑

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大
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怒王墮將刑榮謂之
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
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
爲貳於晉而怒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
書令辛寧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
有坐者司馬討寧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
冠生乃悅 春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
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爲妨農生殺之 夏
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官中驚擾或稱賊至
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言賊五百剽出其心

左光祿大夫彊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繫其項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蓋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書則繼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冬十月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外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

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
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爲荊州生
不許以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
轅輓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
壁願試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
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
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
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
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
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剥牛
羊驢馬燔雞豚鵝鴨縱之殿前數十爲羣或剥人

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嘗問左右曰自吾臨
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
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
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
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
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
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
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它姓得之
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鐐上人耳不足
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
下宜請而咨之堅因以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

及時事堅大洗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
孛星入大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
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
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
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
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
畏生趨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灋兄弟亦
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灋灋
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
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
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
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
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
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
灋灋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
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
有悔矣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
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
監董深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
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
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洧河王灋爲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
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晉公柳
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襲為河
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
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梁平光為右僕
射彊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
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
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
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
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
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
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
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
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

八月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為中
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大師魚遵等
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叙

冬十一

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灋之第門車
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主堅乃與李威謀賜灋死
堅與灋訣於東堂灋哭歐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
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

十二月秦王堅行

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

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
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苻秦滅涼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人以抱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冬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冲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為涼寧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遂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

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王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
天錫爲長寧侯子庭堅爲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爲
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
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
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
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
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
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
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
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

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
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
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
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爲
誅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
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
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
濟河瓘擊破之拓等單騎轉還瓘軍躡之姑臧振
恐驍騎將軍彭煜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八月
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
遣揚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

阮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為

曜靈發哀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
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
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
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閤呼張重
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易揣等引兵
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案劔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
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鬪者遂為兵人所殺混等
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
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為大將軍涼
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

四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六十三

徐瑛

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涼王自為使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
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
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
人衛繼亦據郡叛霸兵潰犇還瓘遣弟琚擊繼敗
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繼瓘遣司馬張姚王
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
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
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
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

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墮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揚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降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士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

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郁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衆悉降瓘與弟瑒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當擇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

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
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
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
行路為之揮涕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秋
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
并滅其族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
領軍同輔政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
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
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
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
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
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
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
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
中白駒繼之又不可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
逸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
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
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
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
黨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
年號詔以玄靚為大都督起隴右諸軍事涼州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靚祖母馬氏卒尊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宣言暴卒謚曰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六十七

徐高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勢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籌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

持節都督河六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 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于上邽

武帝太元元年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爲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爲左夫人

四百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六十八

徐高

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攬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劭曰以愛子爲質

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史謂關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葦取爾一咽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

使龍驤也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怒關負梁殊也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列也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出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泚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軍鮑焯惶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立也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庚寅也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定辛卯苟萇長及掌據戰

于洪池披其賊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
馬據曰五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摠外
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
乎乃就館以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
席仇癸口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眾
拒之秦兵不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二萬八
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
千騎犇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
百縛輿而下降于軍門荀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涼
州郡縣悉心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
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
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也
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
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
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
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

錄以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王儁立其妃可
兒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

薊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
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

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雋惡
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識文更
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
之和雋愈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太子曄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王雋立其子中山王曄
為太子

二年燕兵王垂娶段末杯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
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
燕王雋素不快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
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汙垂雋

三百八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七十一

徐嵩

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
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曰急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
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
歎曰吾豈愛死者邪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
累於王固不為也辨谷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
竟死於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
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
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三年春二月燕王雋宣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
晉潛然流涕曰才子豈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
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

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
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
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
八也雋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
茂何如時太子暉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
八德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
以爲損也雋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
宜誠之暉甚不平雋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
求尸不獲購以白金鄴女子李薨知而告之得尸
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雋踟而罵之曰死胡何敢
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
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薨收而葬之
冬十二月辛酉燕王雋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
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
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
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雋怒曰兄
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
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曰汝能爲周公吾復
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王雋立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
遺詔輔政甲午卒戊子太子暉即位年十一大赦
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爲皇太后

以太原王恪爲太宰尋錄朝政上庸王評爲太僕
陽鶩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朝政根性不羈
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昭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見
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
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
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濼侯畢
山陵宜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爲大燕無
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
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
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
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
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賢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
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
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
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暉曰太宰太
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
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
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
言於可足渾氏及暉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
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
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當
與大赦

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並與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相王恪言於燕主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病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主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勳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翊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鑿鑿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兩智士一人哉曹勳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

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當蓄
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
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
踈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
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
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慎
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
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
沖爲大司馬沖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爲
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鎮東將軍洛州
刺史魏公庾據陝城舉兵反以陝城降燕請兵應

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
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
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
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
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
陝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摠京師虎
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
必望風響應渾壹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
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
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
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

度遺兵王垂及皇甫真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
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
將方謂東之悔矣垂謂真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
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符堅王
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溫伐燕下邳王厲與溫戰敗於黃
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溫臧不能抗溫至枋頭驛
與太傅評謀犇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嵩
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荀池鄧羌
帥步騎救燕范陽王德李却斷溫糧道溫數戰不
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犇還吳王

垂追及溫於襄邑大破之

事見相
溫伐燕

燕秦既結好

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畧給事黃門侍

郎梁琛相繼如秦畧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

畧東方之事畧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亡

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

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

滿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

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

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

日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

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即德二方承運俱受明

命而相温猖狂闕我王略燕危秦私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疆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西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堯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執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御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弈為秦尚書郎璽使與客館琛於弈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弈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為問為琛使太子延琛出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讓之曰兩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

或何以善乎璆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
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乎苟無
純敬剛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
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吳王垂自襲邑
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
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
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
是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
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
餘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
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
告曰尚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
等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
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
冲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和垂曰然吾竭力
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反
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主上
體弱委任太傅一曰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
身本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
之變若君曰公之居東廡幾可以感寤而得還此幸
之大者若不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絕
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或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

垂請政于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薊龍城至邯鄲少
子辭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
傅評曰燕王暉遣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
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
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燕
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
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于趙之顯原陵俄有獵
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
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眾騎散去垂乃殺白
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
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卑
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眾心襲其無備取
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
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
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
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
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
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弟寶農隆兄子
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渾氏於
鄴乙泉成王吳歸追及於閭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主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
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為冠軍將軍

封賔徒侯楷為積弩將軍

事見慕容
叛秦復燕

秦留梁

珠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薨
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
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
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
志相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
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
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
燕主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慮多上疏
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

四日先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八十

史補

樂德義不忘父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
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
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
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
小力弱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
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
不為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
書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
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
耀兵以示之田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
輕集評不從去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

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
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
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或貴戚
生長綺紈旣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
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
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
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
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
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
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
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
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
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
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
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
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
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
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
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
之地也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
晉兵旣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
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

軍主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成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贈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主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犇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今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且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

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公爲反聞徙之沙城
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
戎兵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
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
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公而難信獨不念燕
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
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
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信之以收燕望親之
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
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巾幗賣之行有如
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四百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八十三

黃佐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胤
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遠秦王堅以王猛爲
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兵未
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珍
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嬰抑朕心何以顯卿
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命守封爵酬庸其勉從
朕命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
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夏六月己卯秦王堅送
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

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驚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
萬眾繼御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知勿以為後
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
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
之所堅大悅 秋七月秦主猛攻壺關楊安攻

晉陽八月燕主暉命太傅卜庸王評將中外精兵
三十萬以拒秦暉以秦寇云憂召散騎侍郎李鳳
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饒嵩問曰秦兵眾寡何
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
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
曰勝敗在謀不在眾寡秦法來為寇安肯不戰且

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暉不悅
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
望風降附燕人大震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
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成壺關引
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
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
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
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
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
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
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

宥之極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
部將也雖遠期應斬羌領軍成戰以驍之極弗
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聞其故羌曰受
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少先除之猛謂羌表
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請
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
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
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鄯固山泉鬻樵及水
積財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
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
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

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
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
社稷爲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推賣樵水專以殖貨
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
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
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
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
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
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
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金棄糧大呼競進
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

破勅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
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
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
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
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遺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
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
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辭
走還鄴 崔鴻曰鄴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
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後求司隸邀君也有此
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
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猛
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
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
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
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
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一以待朕
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
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
歎曰慕容立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穀太
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
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趣鄴七日而至

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
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河也猛曰
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
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泲
幼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
之言邪初燕宜都王相帥衆萬餘屯沙亭爲太傅
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
丑相帥鮮卑五千犇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
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
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
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犇龍城辛巳

秦王堅入鄴宮 燕主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
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
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持暉經護二王
極其勒瘁又所在遇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
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
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
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
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暉失馬步走郭慶追
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
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
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孤死首丘欲歸死於

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環
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
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
評送於秦宜都王相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
衆犇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相至不得入
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疑擊之相棄衆單走疑
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
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
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
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
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

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為
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曄曰
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
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
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曄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
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
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
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
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
自後返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
吉也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誠為臣莫

如忘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
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
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
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聞悅縮之
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堅以王猛爲使持節
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
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持節征
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慶爲持節都
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
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
豹爲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
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仲與散騎侍
郎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
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
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秦
容疇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
安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屯日巡與僚
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
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相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
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
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

誅季市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爲永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爲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真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尚書封衡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污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居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癸亥年閏月廿四日校于重慶何家

